

故乡有灵

有个地方，有些时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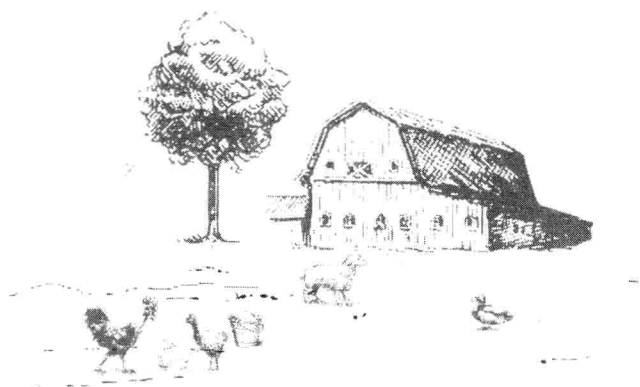
花如掌灯 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故乡有灵

有个地方，有些时光



花如掌灯 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故乡有灵 / 花如掌灯著. —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3.1
ISBN 978-7-201-07827-4

I. ①故… II. ①花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94922号

故乡有灵

作 者: 花如掌灯

出 版 人: 刘晓津

出版发行: 天津人民出版社

总 策 划: 贺鹏飞 黄 沛

策 划: 田 果 林东林

责任编辑: 刘子伯

特约编辑: 刘文莉 华 丹 李仁成

装帧设计:  灵动视线

社 址: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300051

网 址: www.tjrmcbs.com.cn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 本: 890×1270毫米 1/32

印 张: 8.625

字 数: 180千字

印 次: 2013年1月 第1版 2013年1月 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201-07827-4

定 价: 28.80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代序

温柔与故乡

这个尚未炎热的初夏，让人不解的是，一部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竟然火起来了。

在第二集《主食的故事》中有这样一个故事：在浙江慈城，有一对空巢老人，他们最开心的时刻，就是儿孙从宁波回来时为他们制作可口的年糕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吃着年糕，唠着家常，其乐融融。然而，短暂的团聚之后，儿孙们各自开车离去，家里又剩下这对老人。

一部关于吃的纪录片，在中国能火，很难，除非是能讲出吃背后的人生况味。

很多人并不知道，在冬天，北京餐馆里的鱼头泡饼，鱼头来自千里之外冰天雪地的吉林查干湖，是鱼把头凭经验、眼光和运气在冰层下布网所得；而高档餐厅里稍煎一下就香气

四溢的松茸，则是云南香格里拉的小姑娘背着篓子走一公里才能采到。得之不易，炊之不易。

对中国人来说，吃最在行。桂林的米粉，岐山的臊子面……关于吃的记忆，很大一部分来自对故乡的记忆。一方水土一方吃食，即使离家万里，我们想念的还是老家的街边菜。

据说战时白崇禧在南京想吃米粉了，都要从桂林空运卤水来，因为味道正。

可见，味觉的记忆之深，如风入骨，是世代代的游子们骨子里散不尽的乡愁。人生水远山长，止戈为武还要靠故乡，能冲淡硝烟的一定是炊烟，能驱散乡愁的一定是乡音。

花如掌灯的这本《故乡有灵》，开篇也即是说吃：年糕、鱼羹、蚕豆、酒酿……他也是浙江人，生于舟山，长于舟山，有山，又靠海，吃食与我们内陆不大一样。我家无山无水更无海，能吃的都是土里长出来的，有地腥味；而他，则是一吞一咽之间都有山与海的记忆。

据说，小时候一起吃大的伙伴，到老了会有一些相似的习惯和动作，不知道真假。我有时候想，童年时一起吃大一起长大的人，多少年后若再相见，会有一番怎样的对白？

王安石的诗：“三十六陂春水，白头相见江南。”那么相见之时，我相信两个鬓毛衰的老头子，谈论的一定是小时候在哪条河里捉鱼摸虾，当年谁偷了六一公公地里的蚕豆？两个人谈笑之间，会取笑当年的对方，会感慨世事的白云苍狗。到最后，各人眼中都含着泪。

在那眼泪里，有青山一发，有家国记忆，还有少小离乡

时一路上的烟云。

《诗经·国风·召南》里说：“野有死麋，白茅包之；有女怀春，吉士诱之。”这白茅，花如掌灯的乡下有，我家乡下也有。小时候馋甜，我童年就经常在田垄间挖了根吃，味道微甜。今天的乡下白茅许是不多见了，即使有，也不见得有人挖了，刻意去挖，心意也不再对。

所以，读《诗经》，我念字如嚼，一边嚼出白茅的甜味儿，一边嚼出回不去童年的酸味儿。

我有时候看《诗经》，并不单单是为文学，而是想重温那个水远山长的田园时代。今天，农业成了一种弱势，耕不足为业，更不见农业时代的简静美学，人心周围砌满了水泥墙。

我小时候，乡下还多是泥土墙，怕贼人爬墙入家，很多人家都在墙上种了仙人掌。仙人掌每年开花，结果要四年一次。我有一次看见邻家墙头的仙人掌结了果，就想方设法用树枝扒拉下来，捡了就赶快逃，结果手上被扎了很多小刺，却并不痛，只是一根根要拔很久。

仙人掌的果实，是酸甜的，但是不敢用力吃。虽然没有刺了，还是怕被扎。

我虽然多次被刺扎过，但却不曾被人生所扎。所以花如掌灯说的从来认为男人白皙，是件羞耻的事情，我也有同感。而且我至今亦白，大抵是不近烟火，不懂人生愁苦故。

但惟是这样的白面书生，才最适合做游子。少小离家，一路学书学剑，文武艺要么货与帝王，要么卖给富商大贾，一世为稻粱，为前程，为前程也是为稻粱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

外面的一碗饭也不好吃，甚至为了一碗饭，心蒙尘，眼蒙纱，但见财路不见人路。

我向来不喜欢在城里的日子，但为生计计，亦无他法。城里的日子，是社会，是日期；村里的日子，是光阴，是人世。进城走了几十年，我们学会了吃大餐，学会了盘桓人脉，学会了心计和旅行，但却丧失了对食物的记忆，对亲情的记忆，对快乐和简单的记忆。

故乡的那一抹炊烟，在工业时代的欲望和消费中，越飘越远，越飘越淡。

人世越走越远，却越走越小：气魄越来越小，格局越来越小，性情越来越小。

到今天，我还在怀念幼时在箱底闻到的、放久了的苹果味儿。以前家里穷，苹果也不常吃，父母怕偷吃就藏在箱底，等拿出来，连同放一起的布匹，一叠一叠都是香味，都是岁月；而头天刚磨下来的面，闻来也是香的；白天晒好的被子睡一夜醒来，还能嗅到风与阳光。

虽然南来北往好些年，我仍然在城市里待不习惯。楼高了不接地气，树不绿没有生气，邻里不通气儿没有人世。唯有枯坐家中，看着窗外一群盘旋的燕子，才找回一点儿生机与岁月。

这燕子，是从旧时王谢家飞来的吧，飞过杜甫的草堂，今朝落在这闹市歇歇脚。

所以我对城里，远观而不亵玩，只是遥看车如流水马如龙。不出门，家里就是我的村；出了门，繁华都是别人的城。不

得已时，才出去走一遭，且当红尘中人完成红尘中事。

花如掌灯说，他至今还有情不自禁坐地的习惯，是在故乡时不知不觉落下的习惯性动作。今天在城里，他偶尔也会在闹市这样呆坐，坐得与旧日无异，不过蚂蚁变成了人流。而这人流如织，却不再有他舅公那样的人物，四邻八乡都闻名，“凌厉有智慧，做派蛮横，读过《三国演义》，村里人有造孽打架或者婚丧红白事都会来请他，是压得住人的人物”。

城里呆久了，我也不觉会怀念少时村里的人物，抬棺材的把头、做家具的木匠、婚丧嫁娶的总管……都让人在岁月中亲近，即使二流子、痴呆儿，也都比今人有模有样风流倜傥。

我的大舅，地主人家出身，过过优渥生活，在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堂里做过学生。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成分问题，一直赋闲在家，激动时候手舞足蹈，人称“胡疯子”，其实他不疯。他与我谈文学、历史，写毛笔字给我看，真是铁画银钩，撇捺人间，每一个字都锤进了昨世今日的分量。

何世无奇才，遗之在草泽。我非为大舅叫屈，而是爱这草泽，爱乡间容他的好意。

我的故乡，也有金银花、兰草、苦楝树，也有村狗、麻雀、梁上燕，也有鬼、有乞丐、有和尚，这些今天城市人都不大能见到了吧？儒家讲，做人要格物致知，正心诚意。我觉得，惟是在这样的乡土中浸润过，知物力维艰，懂人情练达，人生才能豁达而真实吧？

即使是离家万里，你长大之后的每一寸人性，也都通达着小时候的每一寸物性！

胡兰成年轻时，去北京谋生路，一路上渡长江，济淮水，望泰山，过黄河。这些地方古来出过多少帝王，但他在火车上想，即便是下来在凤阳、淮阴或徐州、济南，做个街坊小户人家，只过着今天的日子，亦无有不好。因为他也是个本色之人，通晓乡间民意的好。

他的老家在嵊县（今嵊州），绍兴下面的一个县，与花如掌灯的舟山相距不到四百里。《今生今世》里的浙江乡下，日是日，月是月，江河都有情义，纵使村夫村妇世界，也亮堂斯文。

浙江还有鲁迅和周作人的乡下，郁达夫的乡下，蟋蟀声声，春草池塘。

江南的乡间草长莺飞，杂花生树，是最好的乡村世界。村中一日，世上千年。

在这样的江南，铁马冰河我或不爱，金戈铁戟我或不愿侍弄。不当英雄做个小民，纵被骂作是温柔乡里做道场，但挈妇将雏，柴米油盐，做个江南村里的小户人家，躬耕富阳，日出日落。闲时卤水点豆腐，枯坐看蚂蚁搬家，忙时插秧割稻，也是人世的至大滋味吧！

哪天有人闯进来，一搭腔，即使被说作“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，想来也不错。

花如掌灯的《故乡有灵》，我是当成一本《出埃及记》来读的。作为一个个进了城的农家子弟，我们走出了三个故乡：地理上的故乡，岁月上的故乡，心灵上的故乡。今天，故乡比斜阳更残，那年那月那地怕是再也回不去了，只有躬耕纸上，在字句间重觅历历往事吧。

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是为躲避压迫寻找光明，而我们出故乡，是为了从一个光明寻找另一个光明。以色列人历尽千险万难终遇救赎，我们从故乡走到他乡，却一路跌跌撞撞。

丢了故乡的人，也就永远走不进天堂。今天，我们走出土地，走出故乡，却也把土地和故乡赋予我们的秉性，丢在进城的路，付与日月，还给山海。但我们越丢越不快乐，越丢越比来的时候恐慌。

这让我怀念起炊烟和大地。孔子说：“饭疏食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。”

在这个浮华到坚硬的年代，还是回到心中的那个故乡吧！慢三拍，静一生。听听平时听不见的山涧鸟鸣，看看寸寸光阴在庭前徘徊，回去见见当年偷瓜被他逮住痛打的那个邻居，闻闻麦香和瓜秧，吃青菜，喝白水，静听岁月的拔节与忧伤，这才是人世的大信大爱。

所以，你问我为何在城中不语，其实我是在怀念当初离家时的暮色照大地！

林东林

2012年5月于北京

自序

石佛庵

这个石佛庵，旧时办过两年私塾，我母亲幼年在这个私塾里读过一年书。

这两天，我在石佛庵为老娘做法事。我外婆家，不仅是我母亲的出生地，也是我童年长大的地方。石佛庵就在环龙桥不远的地方，石佛几十年前被推倒在桥下的溪里。那条溪，及溪边的古树，还有树下的井，关联着许多旧事，幽深地在我记忆里。事隔四十年，我把它写成了《故乡有灵》。

写到《兰草》，博客上有位读者说，这个村庄从前是一个古寺的花园。于是我开始考证那个古寺，发现童年的荒村是历史上一个名动江南的古刹的废墟。考证古寺的时候找到石佛庵，去年是我们把仅存佛首的石佛寻回来，重新雕出佛身，如今石佛就立在石佛庵的院子里，只欠一层金装。

石佛庵在和尚山下，和尚山像一个坐着的和尚，山水青绿，四季草木如袈裟。石佛庵的旁边，至今仍有我姨的瓜地，瓜地里瓜恰好新熟，我摘了两个，和表兄一人一个解渴，半熟的翠瓜味寡淡，要等到瓜皮发白，才是熟透模样。

那个古寺叫吉祥寺，唐开元年间高僧惠超渡海而来，在锦沙渡口上岸，寻到九峰山，在香柏岩下结茅为庵，草衣木食，开创了一个宏丽道场。宋元鼎盛时，寺庙有一千多和尚，和尚山西面的花粉山就是庙址。从前我喜欢坐在花粉山下的石头上发呆，花粉山长满凤尾似的翠竹，因为竹子的颜色与瓜相似，经常妄想着在竹山里寻找翠瓜。吉祥寺在明初海禁中被毁，岛上居民都被迁往大陆，海岛二百年里没有人烟，海禁结束后，后来者不知这一方土地是曾经的庙宇，这个废墟广达千亩。

吉祥寺海禁火焚二十五年后，有一个原来吉祥寺的和尚海通，偷渡回来，把吉祥寺幸存的一尊石佛，在和尚山下建庵供奉。

石佛庵只有七个和尚，都是小和尚，一色的二十几岁，做法事时，四个穿浅黄的僧衣，两个穿明黄的，敲木鱼的是缁衣，黑的。“月光如水照缁衣”，月光照黑色的衣服。戴眼镜的小和尚最瘦，唇上的毫毛还未变出胡子来，念经的时候，不时会走神，剥自己的手指甲，及到回神就伸直脖子使劲儿念，声音从众声里跳出来，还是童声。

排好队念经，背影袈裟及地，高矮肥瘦的身姿，都是挺拔的，脖子都是直的，光光的后脑勺，青青的发脚，微微晃着脑袋。白皙的那位念经是抬着头的，闭了眼睛，嘴朝天念。

他们念经不用想，念就是唱，又配以鼓乐，动听而不单调。小和尚们念完经，脱掉袈裟个个不是和尚相，他们与操场上的学生无异，但他们吃素。

寺、庙、庵、堂，是指庙宇规模大小的，并非尼姑住的地方才叫庵，我有一个搞收藏的朋友的书斋就叫“琴韵花香庵”，而他自然不是尼姑，甚至连和尚也不是，只是清淡雅致的一个瘦老头儿。

和尚山下四季瓜果都有葱茏水色，这样的水色在春夏就常有浸漫之势。而庵边的树也有异样，枝疏叶朗，有云水舒卷之态，风姿卓然。

目 录

代序：温柔与故乡 / 1

自序：石佛庵 / 9

物是

村童四野食 / 3

瓜、牛与甘露 / 9

爆米花 / 13

年糕如雪花 / 16

煨粥 / 19

鱼羹 / 22

蚕豆花蕊黑 / 25

蓼草、酒娘、酒酿 / 27

风绿风白 / 30

食药 / 33

芥菜、雪里蕻 / 35

豇豆 / 37

瓜纹 / 39

树开花 / 41

山上柴 / 44

木芙蓉与松花 / 46

麦秸秆 / 48

灯芯 / 50

葵花 / 53

金银花 / 55

兰草 / 58

苦楝树 / 60

扫帚树 / 63

矮李 / 65

羊叫三下 / 68

蝌蚪 / 71

雪地麻雀 / 73

猫叫春 / 75

阉鸡 / 77

鱼罩 / 80

鱼 / 83

鸭子嗦卵 / 86

牧鸭 / 88

村狗 / 92

雁过 / 95

梁上燕 / 97

人非

和尚来生 / 101

继孟箍桶 / 105

白天是白的 / 108

鬼豆 / 111

舅舅 / 113

玄衣 / 115

舅公 / 117

贤恩 / 119

茄子的儿子 / 121

驼背 / 123

酒徒 / 126

切骨 / 129

菜花 / 131

戒饭 / 133

勺与鹅婆 / 137

木匠 / 142

元亨 / 145

白眼 / 148
好娘 / 151
弟弟 / 153
麻绳 / 156
羞怯 / 159
大平是獬豸 / 162
好的意思 / 165
亲阿罗 / 168
贱良平 / 171
羊癫与花痴 / 175
小调 / 178

斗转

呆坐 / 185
听影 / 188
重梦 / 190
年画 / 193
凉床 / 195
结绳 / 197
阳光 / 199
暮色 / 201
午后 / 203
春雨 / 205
旧时雪 / 209